

14、15歲的我，很難理解聖經中所言聖殿的華美和榮耀，但它孕育了一個孩子對教會如至親摯友般的青睞。無論在哪裡，那個地方都成了心靈安歇的所在。

在聖殿裡長大

文／東山 圖／Kim



202505版權所有

一、少年負軛，原是女子

開啟這篇文章之前，或許要事先說明，我對聖殿並無半點不敬畏的意思。只是小時候的我，喜歡去教會的原因似乎不太「單純」；除了有聖經故事可以聽之外，還可以和小伙伴做許多有趣的事情。

這些有趣的事情，和當時教會的情況有關。由於宗教政策比較嚴格，我們只能到有政府認證批准的教堂聚會，而那時只有一間教堂獲准開放。其實在14、15歲的年紀，不太懂為什麼要到很遠的地方聚會，但心裡卻是開心的。

我們這些同靈的關係都很好，七、八個人，誰沒來，是什麼原因，我們事先也都會知曉。小時候沒有什麼系統性的宗教教育，宗教教育老師也比較少，一般除了聽故事之外，就是看老師的恩賜在哪裡就講什麼。

於是，我們在那個年齡，就上了以色列歷史、世界未來局勢、世界宗教、教會歷史等看起來非常宏大的課程。有意思的是，我們並沒有覺得無趣而走神，一個個還瘋狂地做筆記，大概是覺得自己總能為改變這個世界做出些什麼貢獻。

你別說，後來我們之中還真的有人成為傳道和傳道娘。

但是聽不懂也是真的，那股精氣神致使我們誰都沒有拆穿這個真相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那個老實的妹妹說出了大家的心裡話：「我們有很多聽不懂哦！」老師推了推眼鏡說：「筆記先記，長大後就懂了。」

其實，長大後，再次接觸這些知識的機會並不多，更別說在生活中。

但，我仍是懷念那些日子。那些不同國家、不同時代所發生的事件，在我的記憶裡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記，也因為有些聽不太懂，所以留下更多想像的空間。

我對少年時的記憶是很有感情的，還因此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。

在加拿大超市打工的時候，我碰到一個猶太老先生，他是個大鬍子，頭上頂著一個小圓帽。我觀察了很久，因為老師講過猶太人的特徵，他實在太典型了。

他見我盯了許久，向我打了個招呼，我這才反應過來，自己的行為並不禮貌，便和他交流了幾句：「你是猶太人嗎？」他回答：「是的。」我說：「我是個基督徒，我相信大衛之國會復興。」他變得激動起來，臉上的鬍子都在愉快地抖動。

雖然，我講的和他想的意思並不相同，但一個中國人和他說大衛之國的事，大概是很少見的吧。

小時候上課的記憶重新浮現，我想那一刻是「他鄉遇故知」的喜悅，也是對年少時光的回應，是一種夢幻的聯動。

雖說年少時那顆小小的腦袋快被這些知識給脹破，但課堂上「強撐」起的精神還一直延續到今日。用一句不太恰當的話來說：「少年負軛原是好的。」

二、廚房火土堆裡的番薯

前文說的「有趣」，其實有一部分是因為那個批了證書的堂點在鄉鎮裡，其實就是在山腳下。主堂前面是一整片稻田，一眼望去，春天時滿眼綠油油，秋天時滿眼金燦燦。但真正引起我們注意的是，夾在馬路和田埂間的一塊番薯地。一到夏天，番薯的葉子變得更深些，常在田間跑跳的伙伴，一眼便知道哪根藤蔓下藏著果實。

但這終究是別人的田地，我們自然是不會偷摘。由於實在饞得很，便有同靈提議，他去親戚那裡「借」兩三個番薯來。說是借，其實是有借無還。其次，直接拿給我們，我們也是不要的，我們就想去地裡混個滿身泥。從地裡挖出來，上面可能還掛著一兩條新鮮蚯蚓。

我們小心著，總怕挖了這一株，踩死了另一株，給別人添麻煩，以後再也不好麻煩他。好不容易選中一株，我們緊緊盯著，呼吸都變得急促。這一刻簡直就像是開盲盒，番薯究竟有多大、多少，都得讓它見了天日才知道。

我們也不好意思多挖，仔細挖了兩三顆就可以「打道回府」了。這件事我們是偷偷幹的，那個同靈還嚴嚴叮囑親戚，千萬別說出去，若是去挖番薯的事被大人們知道了，



肯定是要挨罵的。所以總是有人去放風，有人去打探軍情，還有人去洗番薯，一切準備妥當，還得藏好。現在想想，當時的動作一定又誇張又奇怪，藏了這邊漏了那邊。

那時的廚房裡一定正燒著午飯，從前廚房是燒柴火的，上面是一個大灶，滿屋子的柴火味。大鍋裡面煮著粉乾，香氣撲鼻，我們都能聞出有什麼配料：小魚乾、雞毛菜、瘦肉滑……，但這些都引不起我們的興趣，我們一心就想著烤番薯。

等著燒菜的人出去的間隙，只需要把番薯扔進火堆裡，就可以溜之大吉了。現在想想，大人們未必不知道我們幹了什麼，只不過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罷了。要不然，我們的番薯應該早就被捅爛了吧！

等到飯做好，火熄了，這時，大人們都從樓上下來，但我們要先在他們的監督下，把麵條吃完。每個人都快速吸溜完一碗麵，蹲守直到廚房沒人，我們使用火剪子將灰燼扒開，扒拉出裡面的番薯。番薯滾燙，速度得快，也顧不上其他，我們就把它們放在破布上，偷溜了出去，躲在後山，一人掰上一半，囫圇吃了起來。

每個人滿嘴是灰。回去時，都得互相監督著，把嘴擦乾淨，不能有一個人露了餡兒。

福建是盛產番薯的地方，平日裡番薯隨處可見，要是餐桌上擺上番薯，我們這群小孩兒連碰都不會碰的。

我們的友誼除了在課堂上「同負一轡」外，還共同分享一個祕密的甜蜜。

後來，沒過多久，教會裡老舊的柴火灶被拆了，改成了煤氣灶，後來還買了那種大型電磁爐炒鍋。雖然方便了許多，也沒了煙燻火燎的環境，但我卻感到一點落寞。

長大後，我們再也沒有吃過這麼「不乾淨」的番薯，當然也不會「團伙作案」，就為了吃烤番薯。當時的味道已不可考，但那股香甜的餘韻卻留至今時。不知現在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同靈們是否還有記憶，也是否有同樣的感慨。

三、屬靈實戰

大概現在的孩子，已經不會再經歷我們這麼驚險的事情了，這樣的事我們還不止經歷一次。但每一次實戰，都讓我們積累了很多屬靈上的知識和經驗。

由於對城裡的信徒來說，鄉鎮的教堂實在太偏遠，於是聚會了兩年之後，我們又搬到一處信徒家裡。大人在樓下聚會，我們在二樓上宗教教育，因此樓下有什麼動靜，我們都是知道的。那天下午，我們正準備上課時，便聽見樓下有一陣騷動。教課的老師被叫了出去，只見她神色緊張，趕忙下了樓，讓我們在樓上好好待著。

我們哪裡是能好好待著的人，便都緊跟著下樓，見大人們似乎都圍了起來，椅子被挪到外面。由於我們人太矮小，看不到裡面

發生了什麼事，只聽見一陣慘叫聲。後來，我們才知道，有人犯了邪，被魔鬼上身。

大人們不停地唱著讚美詩，也不停地用靈言禱告，看來他們已經沒有空管我們了。我們這些小孩也沒想著亂跑，就學著大人的樣子，把讚美詩都拿到了樓上。樓下的信徒在唱詩，我們也在樓上唱詩；樓下的大人在禱告，我們也在樓上禱告。但其實我們堅持不了多久，便輪流派人下去查看情況怎麼樣，聽說還未轉好，便繼續唱詩禱告。

沒有一個人覺得這是件有趣的事。

那天回家時，每個人的聲音都是啞的，大人們大概都不知道，我們也同樣聲嘶力竭了一整個下午。

或許是平時我們連《靈界辯證》都上過，那張照片成了我們集體的噩夢；也或許因為早就被嚇過，所以，沒有人覺得太害怕或者太驚訝。反倒因為看見教科書上的案例，一下子變得嚴肅了起來，一個人提議，便激起所有人的響應。小小年紀就已經站在屬靈的戰場，學會用屬靈的兵器戰鬥了。

我們這批人甚至都老練出了笑話。之後，有從其他地方來的傳道，講述自己如何參與趕鬼的見證，因為對象是小朋友，他又是年輕的傳道，也第一次碰到這樣的事，所以他說的驚險萬分、恐怖萬狀；而我們的眼裡毫無波瀾，回答起靈界的問題，也是對答如流。

後來傳道偷偷問我，好像這裡的小朋友有點不太一樣？我點點頭，跟他說，我們都已經上過戰場，趕過鬼了！他這才驚呼，難怪課堂上的反應如此不同，看起來比大人都來得老道。

年少時，因為不同的原因，我們要時常換地方聚會。有時候開電瓶車要開上四十多分鐘，有時候要走進七彎八繞的小巷子，但每次的相遇都充滿了期待——期待看到不同的小伙伴，期待課堂上激烈的討論，期待課堂後在一起的玩鬧。

我們都是如此精心地被保守在聖殿裡。

正因為有這些經歷，在我的印象中，總覺得它是機器貓的口袋，雖不是什麼都有，卻像是打開未來新世界的大門。那個14、15歲的我，很難理解聖經中所說它的華美和榮耀，但它孕育了一個孩子對教會如至親摯友般的情感。無論在哪裡，那個地方都成了心靈安歇的所在。

